

## 大 戰 逸 話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印刷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初版

編著者…… 李 少 華

出版者…… 正光出版社

發行者…… 正光出版社

廣州市惠新西路十五號三樓

版權所有 • 不准翻印

戰 大 界 世 次 二 第

# 大 戰 逸 話

著 編 華 少 李

行 印 社 版 出 光 正

版 初 年 五 卅 國 民 華 中

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# 代序

——史太林元帥在莫斯科勝利檢閱後宴會席上講辭——

……不要期望我來說非常的事情。現在我所要說的，不過是對最平凡，最微小，最簡單，最普通的表示我們的祝賀與歌頌而已。

我要舉杯祝福那些低級的沒有足以炫耀於人的銜頭的人們健康；祝福那些在大時代中被視為在一個機構裡的「小螺絲釘」的人們健康！假如缺少了他們，我們大家——元帥和前綫軍隊的指揮官——不用諱言的，就毫無價值了。因為我們知道：一個「小螺絲釘」壞了，是會影響到全局的。

我舉杯歌頌那些樸素，刻苦，謙遜的人們！歌頌那些在科學，經濟，與軍事各部門中維持我們偉大的國家生產的「小螺絲釘」！他們何祇千千萬萬，他們都會為人類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，他們都會為歷史寫下不少光榮的詩篇。雖然他們都是十分謙遜的人們，因此，沒有人對他們加以紀述，也許，

大 戰 逸 話

一〇

他們就是因爲太平凡，太微小，太簡單，太普通而又職位最低的原故。然而他們正是支持着我們，有如地基支持着大廈一樣，我們大家舉杯祝賀這些人們，我們應尊敬他們在愛國戰爭中曾貢獻了偉大的力量！

——編者——

# 序

多數歷史家是缺少幽默感的，假如他們能够像荷馬一樣把歷史寫成詩篇，那歷史一定受到許多人的歡迎。但他們祇懂得「義正詞嚴」，「意簡言賅」的老法則，以爲非如此，便有悖史例。同時，一般考據先生也有一個成見，以爲「正史」才是「信史」，關於這一點，胡適先生說過：「史料的來源，不拘一格，搜采要博，辨別要精，大要以『無意於偽造史料』一語爲標準。雜記與小說，皆無意於偽造史料，故其言最有史料價值，遠勝於官書」。現在所謂歷史的書，可說十之八九是官書，官書是御用學者的作品，他們筆下的斬白蛇，五色雲，夾馬營中的異香，無非是些有意的偽造史料，反不及裨官小說來得可信。這點我們可以不提，不過我總覺得讀歷史除了知道一些正經經的大事以外，簡直沒有什麼，譬如看新聞縮寫，祇是短短的幾句話，便概括了本來一大篇的事實，他們祇懂得怎樣才可以簡到無可再簡，像起草電報一般，雖然其中不少妙文，也顧不了許多了，這似乎是歷史任務的無可

如何，但我終覺得可惜。譬如一個大時代的轉變，在轉變當中，一定有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小故事，它們往往要比轟轟烈烈的大故事爲有價值，可是，它們祇成爲歷史家筆紙籠裡面的東西。歷史家祇能够把千千萬萬人寫成一兩個人，千千萬萬事，寫成一兩件事。在我們覺得這次中國抗戰有八年之久，要說起來，眞是不知從何說起，從何說盡，但說不定數百年後的歷史上，祇是小小的一頁半頁，甚而短短的一句兩句便溜過了，這並不是歷史家不熱心，但歷史家能够把胡阿毛把車開進黃埔江和日本鬼子同歸於盡的故事，和南京失陷，遷都重慶，汪精衛降敵等等大事寫在一起麼？這究竟不能責諸歷史家，歷史家即使如何懂得幽默，他也不能這樣做。要這樣做，惟有另外去找愛管閒事的拾荒者才可以。所謂閒事，大概是被人不注意到的。譬如這一次世界大戰，提到加拿大，人們祇會問加拿大如何參加戰爭，戰爭中的工作怎樣，很少人會注意到加拿大在戰爭中的婦女活動，但愛管閒事的人却偏留心到加拿大婦女一共有四百萬，有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七人自動投軍服務。在海軍、航空隊、與護士隊等等服務的，在全國婦女中平均每一百五十人中有一人。

這些被人不注意的閒事，往往足以反映到整個戰爭社會的內在。它們雖然不是歷史家所需要的材料，但它們恰恰是社會科學者，所要窮搜盡致的珍品。還有許多為歷史家所遺棄而為文學家所求之不得的，像中國有名史詩石壕吏秦婦吟之類，決非一般人所想得到的價值。因此，歷史以外的閒事，並不會比歷史以內的大事來得不重要。

這一次有歷史以來偉大的戰爭，正是好一幕龍爭虎鬥，風雲變色的慘劇，將來歷史怎樣寫法，此刻的我們，可以不必去管，橫豎我們是身與其列的人，什麼大事，我們也見到聽到了。而且，希特拉怎樣發動戰爭，美國如何參加戰爭，日本如何侵畧中國，如何偷襲珍珠港，……：正有不少人在寫官書，專書，特輯之類的大著，我們也不愁不會作有系統的具體的領畧。祇是那些以外的與大時代有關而又似乎無關宏旨的小故事，却一任它們消失在平常眼的角落裡。而它們，却是身與其時的人，甚而喜歡瑣碎的來者所應該知道的，它們正如甘藪一般，供給煩膩於肥濃的人們以有味的咀嚼。我們朋友中有二位偏好的，一位是陳寂園，一位是李少華。他們都有像李長吉一樣的一個

「奚囊」。寂園所裝的是詩料，少華所裝的是閒事。不事管怎樣顛沛流離，他們的「奚囊」總是背在身上的。（因為他們尚沒有奚）寂園是一個詩人，少華是一個愛管閒事的人，寂園的詩不錯，少華的閒事呢，也並不是兩口子打罵之類，像他這本書，不能不說是閒得恰好。他在荒亂忙動中，還有閒工夫去把沉在大時代洪流中的「木屑竹頭」一塊一塊地檢點起來，又在復員後魏家之首要在衣食當中，把那些一大堆檢點得來的，慢慢把它們製作成一件大時代的紀念品。它裡面有堂皇的大著裡面所沒有的東西，有大大小小，不大不小，不嚴肅也嚴肅的內容，登之大雅之堂固未可厚非，捧之毛坑之上，也不嫌褻瀆。即如史太林的螺絲釘，威爾基的鏢，邱吉爾的錯，羅斯福的跌，以至美國人勿拍中國人的背，史迪威之討老婆，美國出征軍人家屬之關心所羅門女人等等，沒有一點不是把這大時代渲染上動人的色彩，就是千百年後的人看來，也會悠然神往。

我也得學胡適說：「其言最有史料的價值，遠勝於官書」。

任學明 一九四六·七·二十晚于廣州市師

# 目錄

扉語	(七—八)
代序	(九—一〇)
任畢明序	(一一—一四)
第一編 英雄行徑	(一九—四六)
第二編 將軍風度	(四九—六六)
第三編 都會小景	(六九—九八)
第四編 離亂散曲	(一〇一—一三二)
第五編 兒女溫柔	(一三五—一五八)
第六編 身邊瑣事	(一六一—一七八)
第七編 鋼鐵行列	(一八一—二〇〇)
第八編 八個年頭	(二〇三—二二六)
後記	(二二七—二二八)



